



郭 朋

《壇經》對勘

齐 鲁 书 社

# 《坛·经》对勘

郭朋

齐鲁书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45000

GDA19126

《坛 经》对 勘

郭 朋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875印张 129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

书号 2206·11 定价 0.69 元

# 说 明

慧能之后，先后出现四本《坛经》(注一)：

一、《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罗密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二、《六祖坛经》二卷

依真小师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昕(改编)

三、《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一卷

四、《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

风幡报恩光孝禅寺住持嗣祖比丘宗宝编

第一个本子(即敦煌写本——下称法海本)，是慧能当时的，在中唐时代；第二个本子(下称惠昕本)，出现于晚唐(注二)；第三个本子(这个本子，实是契嵩的改编本，以下即称契嵩本)，在北宋；第四个本子(下称宗宝本)，在元代。中间相去几百年。愈是晚出，窜改愈多。为了给研究慧能以及禅宗思想者提供一些资料上的方便，现以法海本为准，按照法海本的文字顺序，特对四本《坛经》加以对勘，并略加评按，其间的是非、真伪，当可概见。

郭 朋

一九八〇年三月

---

注一：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其《第二禅宗史研究·〈坛经〉考》里，提到更多本子的《坛经》，其中，除了明显的只是一些不同的版本(或校订本)之外，还有一种叫做“德异本”的《坛经》，笔者曾询问过某些日本学者，都说没有见过这个《坛经》本子。不知道它究竟是又一种改编本还只是一种传抄本。这里，且仍只谈四个本子。

注二：胡适和日本铃木大拙认为，惠昕改编本《坛经》，系在宋初。

## 法海、惠昕本坛经五十七节的题目

法 海 本	惠 昕 本
<p>一、序品</p> <p>二、惠能说法，惠能闻《金刚经》</p> <p>三、弘忍、惠能问答</p> <p>四、五祖集门人</p> <p>五、诸人不敢呈偈</p> <p>六、神秀书偈</p> <p>七、五祖见偈，神秀未到</p> <p>八、惠能、童子问答，惠能作偈，惠能又作偈</p> <p>九、惠能受法</p> <p>一〇、惠能向南</p> <p>一一、惠顺求法</p> <p>一二、般若智自有之</p> <p>一三、定慧体一</p> <p>一四、一行三昧</p> <p>一五、定慧如灯光</p> <p>一六、法无顿渐</p> <p>一七、无念为宗，无念、无相、无缚，无念亦不立</p> <p>一八、坐禅不着心不着净、不看心不看净</p> <p>一九、坐禅一切无碍</p> <p>二〇、见自三身佛—清净法身、自性化身与圆满报身</p> <p>二一、四弘大愿</p>	<p>一、序品</p> <p>二、惠能闻客诵《金刚经》</p> <p>三、五祖、惠能问答</p> <p>四、五祖集门人求偈</p> <p>五、诸人不敢呈偈</p> <p>六、神秀书偈</p> <p>七、五祖谓神秀曰：未见本性</p> <p>八、惠能作偈</p> <p>九、惠能受法</p> <p>一〇、惠能向南</p> <p>一一、惠明求法</p> <p>一二、非幡风动，人心自动</p> <p>一三、般若智世人本有</p> <p>一四、定慧一体不二</p> <p>一五、一行三昧</p> <p>一六、定慧如灯光</p> <p>一七、正教无顿渐，人性有利钝</p> <p>一八、无念、相、住、缚，问持经为人轻贱</p> <p>一九、愍法师问定慧</p> <p>二〇、嗣道王问无念法</p> <p>二一、志德法师问顿悟与渐修</p>

法海本	惠昕本
二二、无相忏悔	二二、无相忏悔
二三、无相三归依戒	二三、四弘誓愿
二四、大智慧到彼岸	二四、无相三归依戒
二五、摩诃义	二五、一体三身自性佛（以上，卷上）
二六、般若义、波罗蜜义	二六、大智慧到彼岸
二七、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	二七、摩诃义
二八、持《金刚经》即见性入般若三昧	二八、般若义，波罗蜜义
二九、小根之人闻法不悟，大智之人能修此行	二九、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
三〇、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	三〇、持《金刚经》即得见性，此法为大智上根人说
三一、自心内善知识、般若三昧	三一、小根之人闻法不悟
三二、发大誓愿，不退菩提，须分付此法	三二、万法尽在自心
三三、无相灭罪颂	三三、自心内有知识般若三昧
三四、修福与功德别	三四、若不同见同行不得传付此法
三五、西方去此不远	三五、无相灭罪颂
三六、若欲修行在家亦得，无相颂	三六、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
三七、大师归曹溪山	三七、西方去此不远
三八、无《坛经》禀受，非南宗弟子	三八、若欲修行在家亦得，无相颂
三九、南能北秀	三九、大师归曹溪
四〇、志诚来参	四〇、若无《坛经》禀承者，非南宗弟子
四一、大师为志诚说戒定慧	四一、南能北秀
四二、法达来参	四二、志诚来参
四三、智常来参	四三、大师为志诚说戒定慧
四四、神会来参	四四、法达来参

法海本	惠昕本
四五、三科法门	四五、智常来参
四六、三十六对	四六、神会来参
四七、不禀受《坛经》，非吾宗旨	四七、三科法门
四八、大师告别，真假动静偈	四八、三十六对
四九、五祖传衣付法颂并大师颂	四九、若看《坛经》，必当见性
五〇、大师二颂	五〇、大师告别，真假动静偈
五一、历代传法祖师	五一、达磨传衣偈并大师偈
五二、见真佛解脱颂	五二、历代传法祖师
五三、自法真佛解脱颂	五三、若识众生，即见佛性
五四、灭后奇瑞，送葬、立碑	五四、自性佛偈，遗诫、迁化
五五、《坛经》传授	五五、迁化后奇瑞，送葬、立碑、 追谥
五六、如付此法，须得上根智	五六、《坛经》付嘱
五七、流通品	五七、流通品（以上，卷下）

## 惠昕、契嵩、宗宝本坛经的品目

惠 昕 本	契 嵩 本	宗 宝 本
<p>一、缘起说法门</p> <p>二、悟法传衣门</p> <p>三、为时众说定慧门</p> <p>四、教授坐禅门</p> <p>五、说香忏悔发愿门</p> <p>六、说一体三身佛相门 (以上, 卷上)</p> <p>七、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门</p> <p>八、回答功德及西方相状门</p> <p>九、诸宗难回门</p> <p>十、南北二宗见性门</p> <p>十一、教示十僧传法门 (以上, 卷下)</p>	<p>悟法传衣第一</p> <p>释功德净土第二</p> <p>定慧一体第三</p> <p>教授坐禅第四</p> <p>传香忏悔第五</p> <p>参清机缘第六</p> <p>南北顿渐第七</p> <p>唐朝徵诏第八</p> <p>法门对示第九</p> <p>付嘱流通第十</p>	<p>行由第一</p> <p>般若第二</p> <p>疑问第三</p> <p>定慧第四</p> <p>坐禅第五</p> <p>忏悔第六</p> <p>机缘第七</p> <p>顿渐第八</p> <p>宣诏第九</p> <p>付嘱第十</p>



# 目 次

说明

法海、惠昕本坛经五十七节的题目

惠昕、契嵩、宗宝本坛经的品目

内容对勘..... 1

附 录..... 168

## 内容对勘

△法海本：

“（一）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授）无相戒。其时座下僧尼道俗万余人。韶州刺史韦璩（韦璩，原本误作“等据”）及诸官寮三十余人，儒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刺史遂令门人法海集记，流行后伐（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于（依）约，以为禀承，说此《坛经》。”

惠昕本：

“一、缘起说法门

（一）大师唐时初从南海上至曹溪，韶州刺史韦璩等，请于大梵寺讲堂中为众开缘，授无相戒，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师是日说顿教法，直了见性无碍，普告僧俗，令言下各悟本心，现成佛道。座下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刺史、官僚等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同请大师说是法门。刺史韦璩，令门人法海抄录流行，传示后代。若承此宗旨，学道者递相教授，有所依凭耳。”

契嵩本：

“悟法传衣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名璩，与官僚入山，请师于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

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宗宝本：

“行由第一

时大师至宝林，韶州韦刺史名曩，与官僚入山，请师出于城中大梵寺讲堂为众开缘说法。师升座次，刺史、官僚三十余人，儒宗学士三十余人，僧尼道俗一千余人，同时作礼，愿闻法要。”

按：法海本只分节段，未分门、品；惠昕本开始分“门”，契嵩、宗宝本方才分“品”。有了“品”目，就更“经”典化了。这也是这些人“改编”《坛经》的一种标志。又，括弧里的字，系根据日本铃木贞太郎校订本注入者（括弧中加“按”者，则系对勘者所注）。以下准此。

△法海本：

“（二）能大师言：善知识！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大师不语，自净其心。良久，乃言：善知识净听，惠能慈父，本官（贯）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惠能幼少，父小（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之（乏），于市买（卖）柴。忽有一客买柴，遂领（令）惠能（送）至于官店，客将柴去，惠能得钱，却向门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惠能一闻，心便名（明）悟。乃闻（问）客曰：‘从何处来，持此经典’？客答曰：‘我于新（按：新，当作蕲）州黄梅悬（县）东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见（按：见，同现）令（今）在彼，门人有千余众。我于彼听见大师劝道俗，但特（持）《金刚经》一卷，即得见性，直了成佛。’惠能闻说，宿业

有缘，便即辞亲，往黄梅冯墓山，礼拜五祖弘忍和尚。”

惠昕本：

## “二、悟法传衣门

（二）尔时大师既升座已，而示众言：善知识！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大师良久不语，自净其心。忽然告言：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官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有一客读《金刚经》，惠能一闻，心便开悟。遂问客言：‘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冯母山来。其山是第五祖弘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山，礼拜听授（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惠能闻说，宿业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礼拜五祖。惠能安置母毕，便即辞亲，不经三二十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契嵩本：

“大师告曰：善知识！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大师良久，复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能一闻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

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能安置母毕，即便辞亲，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宗宝本：

“大师告众曰：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识！且听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时有一客买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钱，却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惠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复问从何所来，持此经典？客云：‘我从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来，其寺是五祖忍大师在彼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到彼中礼拜，听受此经。大师常劝僧俗，但持《金刚经》，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惠能闻说，宿昔有缘，乃蒙一客取银十两与惠能，令充老母衣粮，教便往黄梅，参礼五祖。惠能安置母毕，即便辞违，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

按：一、法海、惠昕本直云“忽见（见有）一客读《金刚经》，是慧能知道读的是《金刚经》。契嵩本说“一闻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宗宝本说“一闻经语，心即开悟”，却都不知道所读何经。二、法海本没有客送银十两的事，惠昕本增此故事，其余二本因袭之。

△法海本：

“（三）弘忍和尚问惠能曰：汝何方人？来此山礼拜吾，汝今向吾边复求何物？”

惠能答曰：弟子是岭（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佛法作（作佛法）。

大师遂责惠能曰：汝是岭（岭）南人，又是獠，若堪作佛！

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姓（性）即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同，佛姓（性）有何差别！

大师欲更共议（语？），见左右在傍边，大师更不言，遂发遣惠能，令随众作务。时有一行者，遂差惠能于碓房，踏碓八个余月。”

惠昕本：

“（三）祖问曰：汝何方人？来到此山礼拜，今向吾边欲求何物？”

惠能对云：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唯求作佛，不求余物。

五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言：“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大师更欲共惠能久语，且见徒众总在身边，乃令随众作务。惠能启和尚言：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

五祖言：这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且去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八个余月。

五祖一日忽见惠能言：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知之否？

惠能言：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契嵩本：

“（祖）问能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獠，若为堪作佛！

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

予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

祖云：这獠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着槽厂去。

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踏碓，经八余月。

祖一日见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知之否？

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宗宝本：

“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

祖言：汝是岭南人，又是獠獠，若为堪作佛！

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獠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五祖更欲与语，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务。

惠能曰：惠能启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未审和尚教作何务？

祖云：这獗獗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厂去。

惠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经八月余。

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

惠能曰：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按：从此，惠昕本带头窜改《坛经》：一、“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二、“五祖一日，忽见惠能言：……”，这两段话，都是法海本所没有的，而是由惠昕本带头增添，其余二本因袭之。

#### △法海本：

“（四）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尽来，门人集记（按：记，当是“讠”字之误），五祖曰：吾向与（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门人，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汝等自姓（性若）迷，福门（按：门，疑为“田”字之误）何可救？汝（等）总且归房自看，有智慧者，自取本姓（性）般若知之（之知。按：知，同智），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吾（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禀为六伐（代）。火急急！”

#### 惠昕本：

“（四）五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供养，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后院，自看智慧，取自本心



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契嵩本：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宗宝本：

“祖一日唤诸门人总来：吾向汝说，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来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sup>喻利根者！</sup>”

按：惠昕带头，增加了“思量即不中用。……”以下的几句话。特别是，“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的话，可以说它已启“手握屠刀，也可见性成佛”这种狂禅思想之先声。从思想影响上说来，它已为以后的狂禅作了开端。所以，惠昕，不但是窜改《坛经》的始作俑者，而且，也可说是以后狂禅思想的倡始者。

△法海本：

“（五）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至自房，递相谓言：我等